

我很怕疫情卷土重来

最近的气温越来越高。
今天,我终于脱掉了臃肿的羽绒服。
一看日历,原来已是龙抬头。
再看窗外,迎春花也开了,鸟叫声也多了。
一切都在复苏。
一个月来的悲伤、挣扎都好像一场噩梦。
现在,终于快到要醒的那一天了!
然而,越是临门一脚,越容易功亏一篑。
一片积极中,却有暗潮涌动。
古往今来,人们对待瘟疫的方法没有变化,唯有隔离二字。
1370年,为阻止黑死病,威尼斯禁止船只货物进港。
2020年,为防治新冠肺炎,我们举国隔离。
事后总结——
这一月内,约5600多万人被暂隔城市村镇。
27个省、428个城市公共交通停运。
湖北3区县进入战时管制。
疫情之所以得到控制,除了医护人员的付出,也就是凭借这一村一县,一门户的隔离。
截止今天,全国24地新增病例都已清零。
湖北的新增确诊也是一降再降。
六省连降防疫等级:
广东,一级调为二级
山西,一级调为二级
甘肃,一级调为省级三级
辽宁,一级调为省级三级
贵州,一级调为省级三级
捷报频传。
我原以为,防疫级别的调整只是政策上的。
人们想要摆脱恐慌,还需要漫长的过程。
我甚至担心日常生活能否快速恢复。
然而事实证明,我错了。

随着疫情好转,江西武功山在20号发了一条微博,宣布开放景区。
且,对江西游客免票。
于是就有了下面这幅场面——
大量游客涌入,爆满。
在下山索道的等待区,队伍一眼望不到头。
山脚回廊更是堪比北京早高峰。
仔细看,游客有没戴口罩的,有嫌热把口罩拉到下巴的。
防护措施极不规范。
这次疫情,江西确诊病例934人,伤亡冲入全国前十。
为控制疫情,基层一位村民不幸在防疫站中牺牲。
一面尸骨未寒,一面人们就开始尽情游山玩水。
被迫,武功山紧急限流,将景区参观人数下调至3000人。
我原以为是免费政策导致的。
但事实证明,我又错了。
各地都出现了类似情况。
四川广元,利州广场上,人们扎堆喝早茶。
人头攒动,戴口罩的却寥寥无几。
江西赣州解禁后,集市上人山人海。
视频拍摄者说,过年都没这么挤。
男女老少齐上阵,依旧是没人戴口罩。
就连北京香山,也开始堵车了。
人们开始报复性游玩,报复性消费。
杭州大厦购物城恢复后,只营业5小时,销售额就超过平时12小时的量。
这让我不解。
连日来的牺牲,难道就这样一笔勾销了?
很多人反驳,既然不走出去,就别解禁嘛!

既然解禁了,不就是让人出去的嘛!
六省连降防疫等级,就代表拐点已经来临。
官方还能有假?
甚至有人写文章呼吁,不要过度紧张!
没错。
形势是在好转,防疫等级是在降低。
但大多数人都误解了这一政策的真正意图。
一对夫妇生产完后离去,留下一个孩子。
这不是单纯的遗弃。
婴儿身边放着一张纸条——
为了生育,二人已花光全部积蓄。
因疫情,工厂停工,他们身无分文。
如今流落街头,不愿孩子跟着忍冻挨饿。
他们恳求民警能将孩子送去福利院。
我们寻找工作,如若生存下来,一月内一定前往福利院领回。
孩子不哭不闹,父母给的玉佩挂在篮子一角。
史无前例的隔离带来了胜利。
也带来了史无前例的损失。
戏剧性地展示了疫情的次生伤害——社会停滞的负面影响。
因为举国封城,工厂被迫停工,工人被迫失业。对很大一部分人来说,手停口停。
在武汉贴吧里,人们互诉生活之苦——
现在怎么赚钱,没钱买面条了。
每月还有一万多贷款要还,要死了。
知乎网友有句评论,我一直记忆犹新:
在中国,你把一百块用火钳放入粪缸,沾满粪便,放在小城市垃圾桶周围,它存在的时间不会超过两个小时。

富人可以闲居在家,但穷人,已经开始饿肚子了。
所以,降低防疫等级的唯一目的,是复工。
是吃饭。
梨视频上有条微博:
因为交通封锁,为赶去上班,一男子用破木盆做船,擗面杖做桨,竟然企图横渡长江。
何其荒诞。
但荒诞的背后又是为了活命的何其悲凉。
过度隔离已经造成实际损失——
因为各地封城,租客减少,自如蛋壳两大平台现金流受损。
一月内,股价下跌3个亿。
于是,风险转移给租客。
房租价格平均上涨10%。
我的一位朋友,在房租涨价和工资未发的双重打击下,就这样离开了北京。
严防死守是好事。
但如同电影《唐山大地震》中的那个情节:
一块青石板同时压住了姐弟俩,只有一个能活。
救援队望向母亲:
救姐姐还是救弟弟?
天平的两端,一面是疫情扩大的风险,一面是饿肚子的人们。
都要顾。
这,才是防疫等级降低的真正意图——
是为穷人活命,
绝非闲人游山玩水。
事实上,真正的胜利远没有到来。
祖先老早就有一个词:功亏一篑!
即使数据一片飘绿,让疫情完全反转也只需一个超级传播者。
韩国的教训就在眼前:
在世界都在担心日本时,韩国昨天一举蹿升,确诊833例。
即将成为继中国以外的第二大感染地。
一切都源于:31号感染者。
即,超级传播者。
这位传播者是韩国邪教「新天地教会」的一名信徒。
她在2月7日就出现发烧症状。
但这位61岁的女士并未就诊,仍旧4次参加教会礼拜。
礼拜在密闭空间举行,参与人数超过1000人。
同时,她还带病去酒店,吃自助餐、坐公交、在大邱市闲逛。
最终她住进医院不是因为高烧,而是车祸。
截止21日,这位毒王已感染128名信徒,并间接导致韩国军人感染。
早先要求疫情经济两不误的文在寅,如今改口。
韩国启动最高预警级别。
然而,为时已晚。
韩国的面积不足浙江省,在如此弹丸之地出现800多例感染,情况早已不容乐观。
早在新冠肺炎发生之初,钟南山就一直强调:最需要警惕超级传播者。
世卫组织的解释里:
感染10人以上,就可以称作超级传播者。
我们也有历史教训。
2003年的非典之所以后续扩散,就是因为一个名为周作芬的超级传播者。
这位患者被送去中山三院抢救时,因缺氧而全身发紫。
抢救过程中,医生为他插管,周作芬因咳嗽喷出一口带血浓痰。
于是,50多名医务人员,20多名亲朋好友受染。
其中一名受染医生随后去香港参加婚礼,直接导致香港非典的爆发。

一月来,我们早已见证新冠病毒的狡猾——
比起非典,它症状更隐蔽。
它传播极快。
存在无症状传播。
甚至多名患者在检测时出现假阴性情况。
它可能通过气溶胶传播、粪口传播。
它至今没有特效药。
它已经造成7万多同胞感染,2596位同胞去世。
但,多日研究也让我们知道:
它容易在人流密集的场所传播。
它的感染概率可以通过戴口罩最到降低。
我们有经验,
有知识,
更有教训。
然而,却依旧抵挡不了人们「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做法。
一声长叹。
这到底是愚蠢的侥幸,还是盲目的无知?
公共卫生防疫,是一件谨慎且复杂的事情。
医学史专家霍华德·马克尔曾说,
对于隔离,历史留下的经验就是时机与度。
早先,新疆因为#无差别隔离#登上热搜。
新疆占地166万平方公里,是全国六分之一。确诊病例数为76,是全国百万分之一。
此种情况下,它采取了全部,无差别隔离30天的措施。
不但关闭小区,还封闭各单元门楼栋。
一把铁链将人拴在里面。
即使隔离期满,想要离开复工,也需出具7、8份证明,盖若干个红章。
这极大损害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央视批其过于严格,一关了之行之不通。
但问题的另一面是:一放了之,同样行不通。
防疫就像走钢丝。
一根平衡杆拿在手上,需要不断调整、不断游移。
稍有不慎,就会跌落悬崖。
而保障平衡的唯一要素只是:
谨慎、科学。
一条阅读并不多的微博或许提供了方向:
长沙一奶茶店复工,顾客排起了长队。
店家贴心地在地上贴好距离标志。
要求人员间隔1.5米以上。
店内顾客也需进行手部消毒和体温检测。
我承认,这些天对我们来说都太难了。
对中国来说,也太难了。
一月来,只是我写过的,在这次疫情中去世的人,已经不胜枚举:
有吹哨的李文亮。
有无人照顾死在家中的脑瘫儿。
有46个因公殉职的基层人员。
还有更多无名的前线医生。
正因为付出如此之多,现在的每一步才需要更加谨慎。
正因为代价如此之大,如今的每一天才需要更加敬畏。
犹记最初,新冠肺炎的感染还是两位数时,有人发微博称:根本不是事儿,我们有世界上最好的P4实验室。
之后发生的事情,你我都知道。
历史如此之快就要重演了吗?
我感到害怕。
远不是庆祝胜利的时候。
唯有稳一点,稳一点,再稳一点。

